



## 2026年南澳大利亚州选举

### 分析

在南澳大利亚，一国党的支持率飙升，如今两大政党都需要做出回应。

丹·杰维斯-巴迪

南澳州选举结果对自由党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一国党的惊人崛起也给工党敲响了警钟，这已经撼动了澳大利亚政坛。

[工党在南澳州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

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 07:50 EDT

最后修改时间：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 19:26 EDT

很少有——或许从来没有——像周六晚上在南澳大利亚发生的那样，选举的获胜者感觉更像是更大、更重要的故事中的一个次要情节。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投票结束后不到 90 分钟就宣布彼得·马利瑙斯卡斯及其工党政府获胜，证实了此前民意调查预测的压倒性胜利。

但他们身后留下的政治屠杀和动荡，才是南非乃至更广泛地区真正值得关注的故事。

这次选举被视为对新兴的“一国党”能否将民意调查中的支持转化为投票箱中的选票的首次考验——以及这对自由党和工党分别意味着什么。

截至周六晚间，已统计了 30% 的选票，一国党获得了 **21.1%** 的初选选票，领先于自由党。

### 订阅澳大利亚突发新闻邮件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地区选区，对包括 **Chaffey** 和 **Hammond** 在内的几个曾经稳固的自由党选区以及独立人士把持的 **Narungga** 选区构成了威胁。

即使这些候选人没有变成橙色，一国党在南非议会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科里·伯纳迪、总统卡洛斯·夸伦巴以及可能还有另一名候选人将赢得上议院席位。

随着一国党在乡村地区削弱自由党的选票，工党在城市地区进一步向民主党阵营推进，赢得了科尔顿、哈特利、莫里亚尔塔和昂利等大都会选区。

这场政治钳形攻势——最终计票结果可能使阿什顿·赫恩领导的自由党只剩下四五个席位——是该党在全国范围内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

自由党在澳大利亚现代政治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一国党还在阿德莱德北部伊丽莎白和南部考纳等工人阶级郊区选区给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证明宝琳·汉森的右翼民粹主义也吸引了工党选民。

如果周六晚的选举是一次试金石，那么“一国党”通过了考验。

未来几天，我们将对结果进行详细分析，并评估其对联邦层面的潜在影响。

对于联邦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指望周六发生的事情能够简单地推广到联邦领域是愚蠢的。

马利瑙斯卡斯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政治家，比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更受欢迎。

同样，南澳自由党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政治团体——过去四年里其领导层的频繁更迭，使得堪培拉的同行人相比之下显得稳定得多。

但泰勒和阿尔巴内塞如果认为他们没有明显的危险信号，那就太天真了。

现在已有确凿证据表明，汉森已经打入主流社会，利用了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深深不信任 and 不满，而随着燃油价格飙升和利率上升，这种不满情绪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汉森表示，她对周六晚上的结果感到“扬眉吐气”，这将为一国党在 5 月 9 日的法勒补选和 11 月的维多利亚州选举之前注入动力。

现在，各大政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

主要政党谴责汉森对穆斯林和其他群体发表的言论，以及她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为许多澳大利亚人面临的真实而复杂的问题提供空洞的解决方案，这是正确的。

但如果政客们认为这种不满不存在，或者误解了这种不满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一点上，马利瑙斯卡斯为对抗“一个民族”提供了最有用的模板。

工党州长在竞选期间并没有忽视或淡化这种不满，而是辩称这种不满源于一种合理的“错失良机”感——尤其是在住房方面。

他认为，执政党的作用是制定和实施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政策。

仅仅修修补补可能已经不够了。

因为澳大利亚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

●本文于 2026 年 3 月 22 日进行了修订，以更正 Farrer 补选日期。